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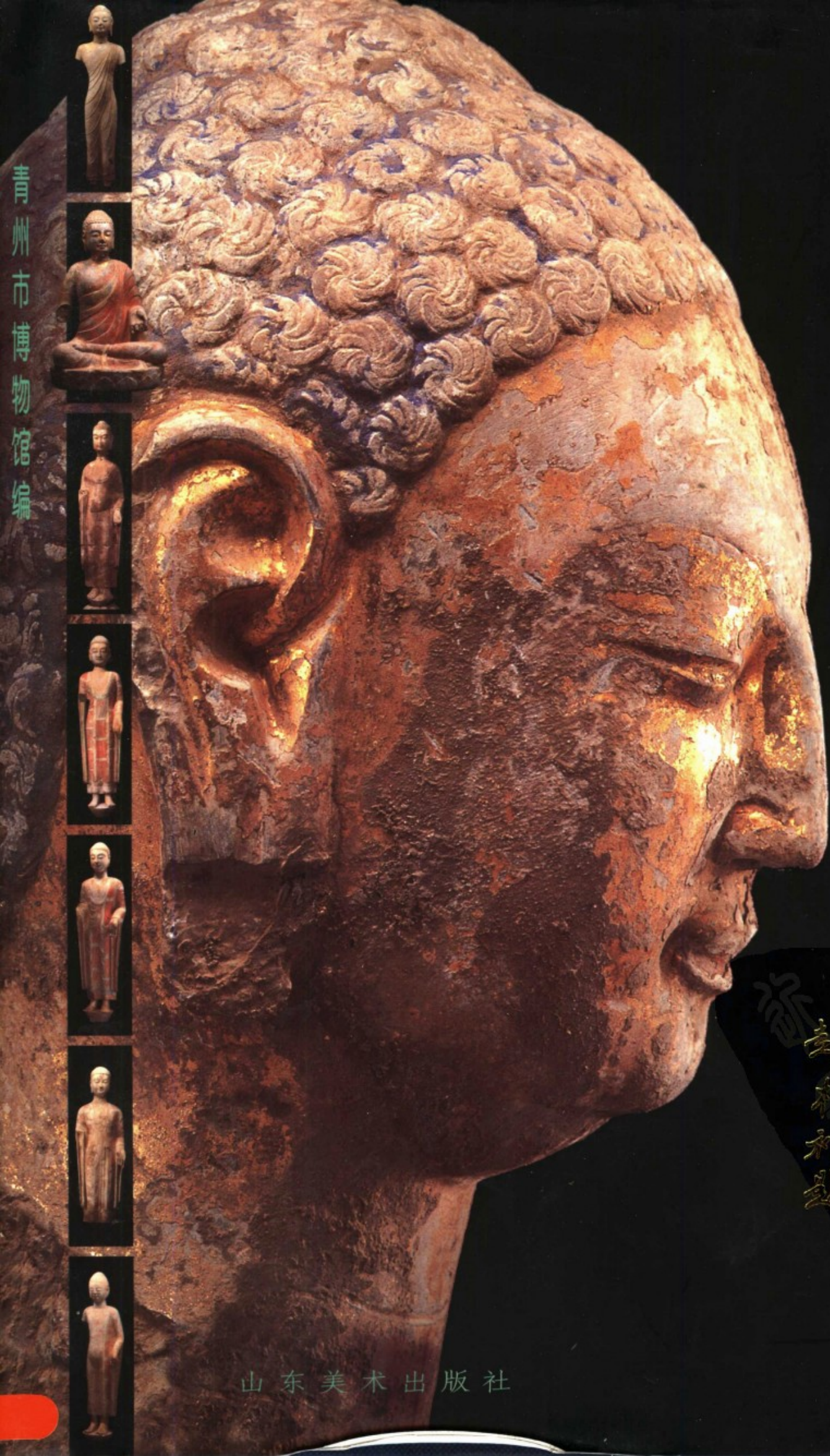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

趙朴初題



青州市博物館編

山東美術出版社



26.32993
Q558
0036190

青州市博物馆编
山东美术出版社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

李孟林題

00361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 / 青州市博物馆编著, - 济南
: 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9

ISBN 7-5330-1320-4

I. 青… II. 青… III. 佛像-宗教艺术-中国 IV.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6517号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邮编: 250001)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889 × 1194毫米 大16开 14.25印张 4插页

版次: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 价: 248.00元 2000. 2. 15

文物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数字图书馆
PDG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

趙朴初題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

趙朴初題



Inscription: "Buddhist Imagery Art at Longxing Temple of Qingzhou"——by Zhao Pu-chu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

(題字 趙 樸初)

鳴 謝：

本書編輯過程中得到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信息中心和李家振先生的鼎力相助，謹致謝意。

Acknowledgements

We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following persons and organizations for helping editing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is book a reality:

Mr. Li Jia-zhen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

The Chinese Information Center of Buddhist Culture

謝 辭

本書の編集に際しては、中国仏教文化研究所・仏教文化情報センター並びに李家振先生より一方ならぬご協力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こに深く感謝の意を表し申し上げます。



内 容 简 介

1996年10月在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发现了窖藏的大批佛教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大、种类繁，雕造精美、彩绘富丽。因而出土以后就引起轰动，受到海内外新闻媒体广泛关注，引起学术、宗教、艺术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兴趣，并被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龙兴寺遗址发现的佛教造像，有陶、铁、泥、木与石雕，然以石雕居主，且以青州所出石灰岩为最多。造像总数约可达400余尊，时代跨度从北魏至于北宋，具明确年代刻铭者有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与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等作品。但以北朝作品为多数，即以北魏晚期到东魏、北齐时代之作为主流。龙兴寺北朝作品，镂刻精妙，工艺特出，虽然经过毁法时破坏，但仍可见出其时佛像造型的丰富多样与时代特征。更极为珍贵的是，佛像多数保存了表面的绘彩贴金，使今人得睹当时雕刻作品均有富丽彩绘的真实面貌。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深入广被中国社会，上层贵胄与下层民众无不敬仰，窟像寺塔，兴建无已。无论石雕刻、泥塑作，均绘彩贴金，详备绘艺，以供瞻拜。而石雕佛像未经埋藏者，色绘早已脱尽，唯龙兴寺遗址窖藏，仍有成批作品留有彩色与金箔，弥足珍贵。龙兴寺佛像中还有数件卢舍那法界之像，在佛身上不是装绘袈裟肤色，而是施以绘画，有精美细妙的说法、飞天、胡人、地狱类图像，是将绘画、雕造两大艺术形式结合于一身了。这种特殊造像，体现了佛教中“法界”现于佛身之观念，又在艺术形态上出新创异，非常值得尊拜与欣赏。龙兴寺佛像，造型样式丰富，体现了北魏后期从秀像宽衣至薄衣显体像型的变化，衣饰中既有稠叠密集，也有几无纹褶之洁净透体之作。这种佛像造型体现了画史上著名的“曹衣出水”样式，是北齐同南朝交往，更是北齐与新疆古龟兹国佛教艺术交流，汲收印度笈多朝马土腊、鹿野苑派艺术风貌的结果。龙兴寺的菩萨造像亦极丰丽，装饰繁多，璎珠悬挂，环带佩饰，亭亭玉立。造像中的飞天伎乐，奉持乐器，翱翔凌空的态度十分突出。背光上刻琢的螭龙，倒悬而立，展尾伸爪，口中吐出花蕾荷叶，曲成莲台，以承胁侍菩萨，很有特色。

对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介绍，虽有一些报刊杂志及图册，但范围有限，图片很少。本书是第一本全面介绍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的大型画册，选刊的造像在百余件以上，还有不少精美造像的细节局部，彩色图版可达二百余幅。图册中还有专家学者撰写的说明文字，更为精良的图片增色。因而通过此图册，即可以全面地了解与掌握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的面貌。

张 总



INTRODUCTION

Large numbers of Buddhist statues were discovered at the site of a Buddhist monastery called Longxingsi at Qingzhou, Shandong province. This discovery in October 1996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More than four hundred statues were unearthed and are remarkable for their variety of iconography, the excellence of their carving, and, above all, for their color pigments still surviving. Nothing like this find has ever been made before. The statues were designated as one of the te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1996.

The sculptures were carved over a long span of time, starting with the Northern Wei (AD386-534) and continuing down to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AD 980-1127). A few are inscribed with exact dates, the earliest being AD 529, of the Northern Wei, and the latest AD 1026 in the Northern Song. The majority of the figures were carved in the 6th century. While most of the sculptures are made of the local limestone, a few were made of iron, wood, clay, and plaster.

The figures of the 6th century have elegant forms with fine drapery. The brilliant colors of their robes and the gilding of their features remain as vivid as on the day that they were made. Even the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the images, which were found shattered into many pieces and buried in a pit, has not been able to obliterate their freshness and serene character. Remarkably, some of them wear robes on which scenes and deities are painted or carved in very fine detail. Other figures stand in front of large mandorlas (or halos) which are adorned with flying deities, dragons, and lotus flowers. These are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carving at the Longxing Monastery. Thus the sculptures from the site illustrate the co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s of Mathura and Sarnath during the Gupta Dynasty in India, of Kucha in present-day Xinjiang, and of the Northern Qi and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 China.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have brought immediate reports of this discovery, but these have inevitably been limited in scope. This volume, however, presents for the first time a large part of the find. Articles about the religious imagery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We intend thereby to bring these extraordinary works of ar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world.

Zhang Zong



内 容 紹 介

1996年10月、中国の山東省青州に位置する竜興寺遺址に、仏教造像を沢山収蔵する窖蔵(土ぐら)を発見した。このような造像は数量と種類も多く、彫刻と著色も美しい。そして、それらは発見されてから、世界中でニュース界の関心を広く呼び起こしたばかりでなく、学術・宗教・芸術および社会各界の興味を高くそそった。この発見は中国の権威機関によって1996年の「中国十大考古発見」の一と評価された。

竜興寺遺址から発見した仏教造像は、陶・鉄・土・木・石などの材料があるが、石の彫刻が一番多く、しかも青州から産出する石灰岩を始めとする。このような造像は総数が約400尊あり、時代が北魏から北宋まで、「北魏永安二年」(529)、「北宋天聖四年」(1026)など確実な紀年銘がある。その多数は北朝の作品であるが、北魏晩期から東魏・北齊までの作品は主流である。竜興寺の北朝作品は彫刻が精妙で、工芸が細心であるから、その後「廃仏」という破壊を経歴したけれども、豊かな様式と鮮明な時代特色が見える。さらに、仏像の多数は表面の彩色と金箔をそのまま保存しているから、その時の彫刻に美しい彩色があるという真実な面目を今日の人々に知らせる。南北朝時代から、仏教は深く中国社会に浸入し、上層の貴族から下層の平民までは仏教を信仰しながら、石窟・寺・塔を大幅に建設した。人々の礼拝のために、石・陶・土による仏像はその時殆ど彩色を描きながら、金箔を貼った。しかし、このような仏像は埋蔵を経歴しなければ、彩色が段々なくなった。竜興寺遺址の窖蔵に収蔵する沢山な作品に彩色や金箔をそのまま保存していることはいよいよ珍しい。竜興寺の仏像の中には廬舎那の法界の像が何尊あるが、仏の身体は袈裟と膚色を装飾するのではなく、絵画化するのである。精妙な説話・飛天・胡人・地獄などの図像があり、絵画と彫塑という二つの芸術形式を一体に結合した。このように特殊な造像には、法界が仏の身体に見えるという仏教の観念を体現している。ての造像は芸術形態でも新しい創意があるので、非常に 賞べきである。

竜興寺の仏像は造形様式が豊かで、北魏後期の仏像が「秀像寛衣」から「薄衣頭体」へ変化することを体現している。その造形と服飾には「曹衣出水」という美術史で有名な様式がみえている。それは北齊と南朝、さらに北齊と西域の仏教芸術交流の結果ばかりでなく、インドのマトウラー・サールナートの風格に影響された結果でもある。竜興寺の菩薩造像は極めて精美で、装飾が多く、瓔珠を掛け、ほっそりとして立つ。飛天と妓樂はいろいろな楽器をもって、空を飛びかける。光背に彫刻した螭竜はさか立ちし、尾を展して爪を伸ばし、口に蓮華を吐いて蓮台となる。蓮台には脇侍菩薩を立たせる。

今まで、竜興寺の仏教造像の紹介については、新聞・雑誌・図書などが少しばかりあるけれども、範囲も有限し、図版も少ない。この本は初めて全面的に青州竜興寺の仏教造像を紹介する大型画集である。それは造像を100尊以上選択し、美しい局部と細部もあれば、カラー図版も200余り張ある。また、画集には専門家や学者が執筆する解説が精良な画集に栄光を増す。その画集によって、全面的に青州竜興寺の仏教造像芸術の面目が理解される。

張 総



文 版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 (代序)

金维诺

龙兴寺遗址在青州市古城西门。占地近二万平方米。在这里曾多次发现北朝时期的彩绘贴金石造像。1996年10月，在龙兴寺北部寺址中轴线大殿后五米处，又发掘出大型造像窖藏，出土大量的佛教造像。造像形制，有背屏式造像、造像碑、单体佛、菩萨造像、单体罗汉像、单体供养人像。造像时间，从北魏，到东魏、北齐、隋、唐、北宋均有，尤以北魏、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最多，形体最大。造像大部保留彩绘和贴金。彩绘的颜色有朱砂、宝蓝、赭石、孔雀绿、黑、白颜料。贴金部分主要为佛像皮肤裸露部分。另外，菩萨像、供养人像、飞天、火焰纹、龙体、莲花等也有饰件贴金。北齐还出现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在佛的袈裟上绘有人物故事。

青州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即逐渐形成一个佛教中心，不但修造有云门山、驼山等石窟，而且寺院兴盛，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即建有宁福寺。后赵石虎曾在青州临淄县西建广化寺，有石塔七级（注一）。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慕容德占领广固城，称帝，建南燕国。慕容德受汉文化影响，推崇儒佛，钦佩僧朗名行，给以二县租税。东晋义熙年间，法显西行取经，返抵青州，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迎接经像归至郡治，留法显一冬一夏（注二）。凡此均说明当地佛事的兴盛。而龙兴寺在青州属南朝时就已开始修造，从这次出土的佛教造像也可想见当年寺院规模之宏伟。

由於青州市博物馆和有关文物修复工作者艰苦工作，使一些破损的造像能接对复原。因之我们得以重见部分造像的原貌。

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韩小华造弥勒像，虽形制较小，但基本完整。碑高55厘米，宽51厘米，厚10厘米，石灰石质。造像刻三尊像，均跏趺立于覆莲座上。本尊弥勒高螺髻，眉目清秀，手施无畏、与愿印，内着僧祇支，外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二胁侍冠饰均残，前额梳留三圆形发饰，帔帛从双肩垂下，至腿部上卷到时间后再飘然下垂。碑顶部为方型圆角，碑上部浅线刻三尊化佛，为圆形头光、结跏趺坐。背光后部雕手执日、月二天神。下部为长方基座，基座左右刻“乐丑儿供养”，“韩小花（华）供养”，各有一浅线刻的跪姿供养人。中为二尊护法狮子。造像左侧有题记四行：“永安二年二月四日，清信女

北魏 永安二年 韩小华造弥勒像





北魏—东魏 佛三尊造像

韩小华敬造弥勒像一躯，为亡夫乐丑儿与亡息祐兴、迴奴等，后已身并息阿虎，愿使过度恶世后，生生尊贵，世世侍佛。”

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智明造弥勒像，石灰石制质。像高83厘米，宽66厘米，厚9.5厘米。造像为三尊像。本尊螺形高髻，面相比较长，眼微睁，嘴上翘，呈微笑状。内着僧祇支，外着褒衣博带袈裟，袈裟下摆略向外侈，跣足立于覆莲台上。双手已佚。本尊头后有由浅刻莲瓣和同心圆等

组成的头光，外有彩绘忍冬花环，背光为椭圆形，亦由浅刻的莲瓣、条纹组成；外侧彩绘忍冬花纹带。二胁侍圆形头光，冠缙均残，额前留三个发髻，冠缙垂至肩部。内穿对襟衫，帔帛从双肩下垂，再向上卷至肘间，然后下垂，长裙系于上腹部，下摆略向外侈，一胁侍手持莲蕾和桃形饰件，一胁侍手持莲蕾，提净瓶，均跣足立于覆莲台上。造像上部刻火焰纹，顶部残，仅存左右两尊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的化佛。造像彩绘保存完好。本尊面部贴金，黑发，大红袈裟。胁侍黑发、红唇、红、蓝、绿三色长裙。造像两侧绘制有僧尼形象，现保留有四尊，每侧二尊，高20厘米，双手拱手胸前。造像下部有长66厘米、宽17厘米的长条形基座，基座上刻有题记：“大魏天平/三年六月/三日，张河/间寺尼智/明，为亡父/母、亡兄弟、/亡姐，敬造/尊像一躯，/愿令亡者/托生净土，/见在蒙福，又为一切/咸同斯庆，/郭达、郭胡/侍佛时。”

这是出土造像中有明确纪年，而形制基本完整，制作精致的佛三尊造像，是断代的标准作品，对排比造像年代有一定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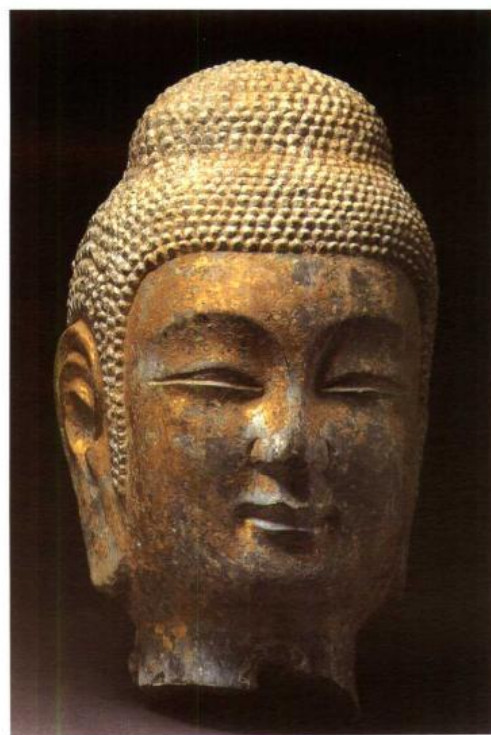
这次出土的背屏式造像最具特色，高的达305厘米，小的仅50厘米左右。背屏顶部多为飞天和火焰纹，个别有翔龙。飞天或作六身，或作四身，两两相向。飞天均发中分，梳向脑后，面部清秀，袒上身，佩圆形项圈，帔帛绕肩、臂飘向身后，下着紧身長裙，裙摆随帔帛飘扬，折腰，双腿弯曲，露足。飞天或手擎摩尼珠、托钵；或手捧果盘；或双手捧莲花；或手持排箫；或手捧笙，边吹边舞，或手握横笛，作吹奏状，姿态轻盈。飞天有的托塔，塔为覆钵式，居造像碑上中部。二身托塔飞天用透雕形式做成，其余四身飞天手捧莲花等物。背屏上还有彩绘及阴线刻出的火焰纹和莲花。下部为主体造像，有的为一尊，有的为三尊或五尊，三尊最多，五尊最少。主尊多彩绘佛立像，像作高肉髻，面相比较长，嘴角含笑，内着僧祇支，外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头后莲花项光。佛像面部贴金，朱唇，红色袈裟，项光、背光皆彩绘。左右胁侍菩萨，亦为圆形顶光，中有双层莲瓣装饰；戴冠，宝缙上扬，冠前有圭形饰件；额前梳五个圆形发髻，黑发从耳后分左右两股，自肩部垂至臂侧，呈上下双层。两

肩之上有圆形发卡饰件，饰件下有彩带飘至腰间。菩萨面相清秀，长眉，棱角清楚，眼微睁，如弯月，嘴角上翘，呈微笑状，双耳垂较长。颈佩项圈，项圈下饰忍冬花纹佩饰，帔帛从两肩下垂，在身前缠绕至腿部后，左右交叉，上卷至双肘间，然后再飘然下垂。菩萨上身袒露，或穿斜衽内衫，下着长裙，裙结系于腹部，裙下摆外侈，并多层重叠，跣足立于仰莲台上。造像的圭形冠饰件、发卡饰件，项圈上贴金。服饰以朱红、孔雀蓝、石绿等彩绘，发涂黑色。主尊和两侧胁侍间，下部刻有翔龙，龙嘴吐出水柱，水柱顶端为莲茎、莲花、莲叶等，托出胁侍所立之莲台。

背屏式造像除注意佛与菩萨形象的塑造，同时对莲台下的装饰性处理极富情趣。莲花与佛教有密切关系，或为佛头光装饰，或为坐立的莲座莲台，成为佛性高洁的标志。随着佛教在中国流传，莲花更具有祥瑞的寓意，如《梁书》记载：天监十年“六月乙酉，嘉莲一茎三花生乐游苑”。当时在佛教造像上也出现多姿的嘉莲，如梁三佛造像、二佛并坐像，以及二菩萨立像的莲座都出现了精美的莲叶、莲花、莲茎的组合装饰。青州地区背屏式造像莲台富有装饰性的处理，应与梁代造像类似的装饰有关，青州则进一步美化了嘉莲的形象和寓意。

单体造像有的高近200厘米，小的仅20厘米。有的袈裟长裙等垂纹遍身；有的简洁无纹。佛像以释迦牟尼和弥勒造像为主。佛像肉髻形状，细且高，或作螺纹，或作圆涡纹，或作波浪纹，并以孔雀蓝涂绘。佛面圆，眉弯，凤眼半睁，嘴上翘，双耳下垂。早期多褒衣博带，至东魏不见系带，袈裟下摆也由北魏的外侈变成不外侈，垂纹逐渐变少变浅，前胸由较扁平也逐渐高出。北齐多为单体圆雕，一类身上着起棱垂纹袈裟，面长额平，眼微睁，鼻梁平直，颧骨较高，衣纹成两行下垂，下身显出双腿，另一类着浅线袈裟，发展为无任何线条，身躯光洁。这种式样的佛像多面圆顶尖，额圆润，双眼微睁，颧骨低，嘴小，下颌较突出。北齐佛像袈裟和长裙贴身，可感觉到肌肤的起伏变化。如北齐彩绘石雕释迦立像，像高97厘米，石灰岩质，佛眉目清秀，面带微笑，双手施无畏、与愿印，披田相纹通肩袈裟，内着长裙，跣足。造像的面部、肌肤贴金、肉髻、领缘、衣缘饰石青，袈裟用朱砂色配以石绿、赭石、宝蓝等色绘出图案。

菩萨由用缯带束发，发展为头戴宝冠。额前留发也由中分式到留成五个圆形发饰和多种形式的发



北魏—东魏 佛头像



北魏—东魏 佛头像



北齐 菩萨立像

饰。面相逐渐丰满，眼由半睁到微睁，或微笑，或祥和虔静，都生动感人。有的菩萨身上披金佩玉，长裙帔帛折线多变，大部保留彩绘和贴金。项饰由简单圆轮状，逐渐复杂精致。双肩帔帛交叉垂至膝间再卷至双肘后下垂。璎珞分两股在腹间连于壁，下垂至腿间上卷。裙带有的系蝴蝶结，有的饰图案。腰挂玉佩，腕带镯，手执莲蕾并桃形饰件。北齐菩萨出现刻精美图案的宽博裙带，手腕出现圆镯，手臂出现臂钏，腰间除裙带璎珞，还佩串饰。这种变化从以下几尊菩萨像可以看得十分明显。

北魏彩绘菩萨立像，石灰石质地，通高187厘米，像高164厘米。菩萨头戴宝冠，冠前有圭形饰件，冠缙下垂至肩部。黑发顺肩部下垂至臂部，柳眉高鼻，双眼半睁，小嘴上翘，呈微笑状。颈佩圆轮状项圈，项圈下部饰小花坠。菩萨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裙结系于腰间，裙多折自然下垂，裙下摆向外侈。菩萨跣足立于莲台。帔帛从双肩垂至下腹部，再卷至肘间，然后再下垂至脚。帔帛上衬精细的璎珞，在下腹部结于圆壁。

东魏彩绘石雕菩萨立像，像高95厘米，石灰岩质，下端有榫。菩萨高髻，束冠，巾上贴金，颈佩金色项圈和璎珞，帔帛顺肩下垂，双腕戴钏，左手轻提帔帛，右臂半举于胸前，着长裙，跣足立莲台上，彩绘保留完整。

北齐彩绘菩萨像，通高136厘米，石灰石质。菩萨头戴透雕花冠，冠中部有一化佛，可知为观音。双耳垂肩，大眼下视，高鼻，唇线清晰，面孔清秀，神态端祥。黑发在前额梳成六个圆圈状，在头顶分成两条发束，自肩部垂至肘间。冠两侧有较窄的缙带沿臂侧下垂至肘下。颈细长，佩连珠状圆形项圈，下饰瑞兽头饰。内着对襟上衣，外有帔帛，帔帛有条纹和团花装饰，帔帛上托有精美的璎珞，璎珞在背部穿壁相交。菩萨下着贴体长裙，垂至脚面，正中有较宽的裙带垂至脚下，裙带上有佛像、宝相花、忍冬花、瑞兽等纹饰。裙带两侧又有较窄的两条绢带沿膝下垂，重叠于脚面。菩萨跣足立于莲台。造像残留有朱砂、石绿的彩绘。在背部彩绘下层可见“九月廿五日”墨迹。在月日左侧还有字迹隐约可见，这可能是工匠随手留下的，今后还有可能查清年号。

北齐彩绘菩萨立像，高100厘米，石灰石质。菩萨头戴镂雕花冠，冠带垂至耳旁。额前梳五个圆形发饰，黑发顺肩下垂，分三层卷曲于臂侧。双眼微闭，高鼻，嘴角含笑。颈佩宝相花项圈。帔帛顺肩垂下，从下腿部上卷至肘间再下垂。璎珞在腹前连壁，又下垂至腿间向上翻卷。下穿长裙，腹前打

结。下摆外侈，多折重叠。正中一窄裙带，下饰联珠和蝴蝶结。璎珞贴金，披帛、裙带饰红、绿色。

北齐思维菩萨像，通高86厘米，石灰石质。菩萨头戴花蔓高冠，冠带至肩部。面相清秀，眼微睁，左右臂残，右手残指留于右下腮。唇涂红色，上唇用单线绘胡须，长发从双肩垂下，用圆形发卡束住。上身袒露，圆形项圈，双肩帔帛；下穿长裙，裙带下垂。腰左、右侧有圆璧和香囊佩饰。长裙下摆重叠；半结迦坐于束腰基座上。基座下半部刻龙及莲芯。造像用红、绿、赭石、黑色彩绘和黄金装饰，彩绘保存完整。

这些菩萨造像代表了不同时期的风格与形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齐菩萨的形象塑造，除了注意菩萨外形的优美，更注意人物内心的表现。祥和的颜面，不是简单刻画笑容，而是在宁静含笑中，体现慈祥，体现菩萨心肠，体现形象内心的美。佛教形象重在表现人物的佛性，表现人物的内含，而北齐造像正是在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把形象的外形美与内在美完好地结合，达到了极至。青州龙兴寺系列造像，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佛教艺术美学内含的重要资料。



北齐 思维菩萨像

注一：据《山东通志》。

注二：据《高僧传》。

注三：《益都县图志》载：龙兴寺在府城西北隅。寺中旧有宋碑，金人刻其阴曰：宋元嘉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授二年（公元690年）改云大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始号龙兴。宋元以来，代为名刹。明洪武初，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湮。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的艺术特色

青州市博物馆

1996年10月，青州市博物馆在龙兴寺遗址北部，发掘出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的窖藏，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四百余尊，这是我国本世纪佛教艺术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已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青州，为我国古九州之一。自西汉至明初，这里是山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也说明这里是一个佛教文化的中心。

据记载，早在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青州即建有宁福寺。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慕容德占领第二座青州城——广固城，并在这里称帝，建南燕国。慕容德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他推崇儒学和佛教。在他到广固城时，著名僧人朗公也跟随而至，慕容德给他巨款，让他大兴佛事。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我国第一位到印度取经的高僧法显大师，携大量梵文经卷从海外归来，在青州长广郡牢山（今青岛崂山）登陆，在青州居留一年之久，整理佛经，传播佛教。

此次龙兴寺遗址的发掘引起大家对青州龙兴寺历史兴衰的关注。据清光绪版《益都县图志》记载“龙兴寺”，在（青州）府城西北隅。寺中旧有宋碑，金人刻其阴曰：“（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云大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始号龙兴。宋元以来，代为名刹。明洪武初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湮。”

经过南北朝到隋唐的发展，龙兴寺已具相当大的规模，成为青州地区一个最大的寺院。日本名僧圆仁入唐求法时，就曾在龙兴寺居住。而龙兴寺又与青州城南的驼山、云门山石窟造像等形成当时山东佛教文化的一个中心。龙兴寺从兴建到被毁，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批造像是龙兴寺前期造像风格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山东地区佛教艺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教造像中，部分造像有准确记年，因此给我们断定这批佛教造像的时代有了依据。最早的有记年的造像为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的韩小华造像，最晚的有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的准确记载，将这批造像的下限界定出来，使我们断定这批造像的相对年代，就有了一个准确的范围和依据。

一 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概况

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因机械施工，窖藏上部地层已被铲平。从保留的局部地层分析，窖藏上部



图一 窖藏土坑全景

当有150厘米的晚期遗留土层，其中主要为较纯的黄土，系明朝初年增筑青州城墙所留。窖藏开口于原龙兴寺地面，系在生土中挖成。窖藏东西长870厘米，南北宽680厘米，面积近六十平方米；窖藏中部有一由南向北，长630厘米，宽90厘米的斜坡，该斜坡为生土，应为开挖窖藏时所留，目的是为运放石造像而设置。窖藏深200厘米，坑壁垂直，拐角明显，底部整修平整，内填花土，未经夯打(图一)。

窖藏内全为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均遭严重毁坏后埋进(被毁原因待考)。这些被毁的造像残件，仍排放有序，大致按上、中、下三层排列摆入，三层摆入的造像均为东西向，厚70厘米左右。较完整的造像放置于窖藏中部，残碎的造像上部用较大的造像残件覆盖，陶、铁、泥质彩塑，木质造像置于坑底。有少量坐姿造像呈立式排放，各种头像存放于坑壁边缘，立式摆放的造像有高有低，方向不一，出土时顶部不在同一平面上。最高处为100厘米，造像顶部发现有席纹，证明造像掩埋之前曾用苇席覆盖(图二)。



图二 造像的放置情况

这一大型窖藏中出土佛教造像质地不同，约有以下7种：

1. **石灰石造像** 此种造像为主体，约占石质造像的95%以上。所用石材均为青州产的石灰石。这种石灰石造像刻制极为精细。
2. **汉白玉造像** 造像数量较少，但刻制较精。
3. **花岗岩造像** 造像数量较少，为灰白色花岗岩，刻制较精。
4. **陶造像** 造像数量极少，且烧制火候较低，不便于揭取和保存。
5. **铁造像** 造像数量极少。从型制分析，出土的铁造像均为有坛基的坐姿像。但形体较小，锈蚀严重，保存较差。
6. **泥塑造像** 均为彩塑，埋藏数量不少，但因掩埋时间较长，保存太差，难于清理出土(图三)。
7. **木质造像** 造像数量极少，且木质已朽，仅保存油漆残部。油漆方法是用夹纆的三层麻布，一层细布，在其上面施漆。

此次清理出土佛教造像的数量较大。经过简单地拼对，计有佛头像153件(包括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等)、菩萨头像51件、带造像残身或半身造像头36件、其他头像10件。残头像个体仍无法统计，造像残身约二百余件(残缺严重者仍未统计)、残经幢3件。出土数量之大，在我国佛教考古史中实属罕见(图四)。



图三 彩塑罗汉头像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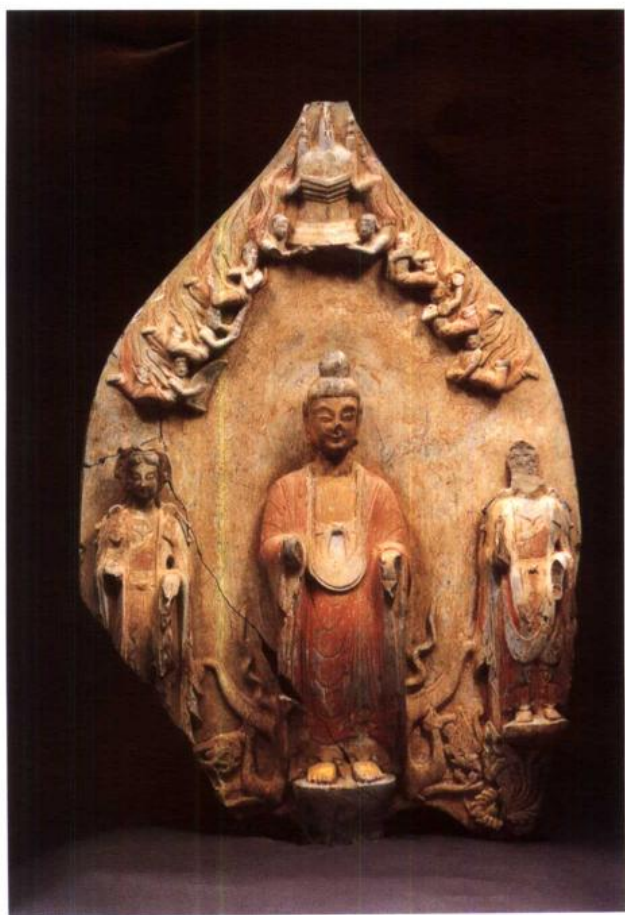


图四 出土佛教造像整理工作现场

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品种较全，计有背屏式造像、造像碑、单体圆雕佛像、单体圆雕菩萨造像、单体圆雕罗汉像、单体圆雕供养人像等。背屏式造像大小差异较大，最高者达305厘米，小的仅50厘米左右。其雕刻内容繁简有别，有一尊、三尊、五尊之分，其中以三尊造像最多，五尊造像最少。它们的整体造型复杂、准确：下部为主体造像，主体造像的二胁侍侧，刻有精细的飞龙，从龙嘴中吐出水柱，水柱顶端为莲茎、莲花、荷叶等，衬托出宽大的莲台，胁侍双足踩于莲台上，形成一组极活泼而又精美的造型。本尊像较为高大，成为突出的重点部位。顶部均为飞天和火焰纹：飞天有伎乐、供养、托塔之分，它们手持乐器等物，身材苗条，体态轻盈，彩带飞飘；火焰纹有的刻成浅线后再上彩，有的直接彩绘，有的用黄金装饰，极为精美(图五)。

这些造像中，为数最多的是单体圆雕造像。其题材主要为佛、菩萨，也有少量的罗汉、供养人、天王等。在这些单体圆雕造像中，部分佛和菩萨头后有圆形佛光，也有部分头后有铁件，应为悬挂头光之用。这些单体圆雕佛像，有的袈裟、长裙等垂纹遍身；有的身上则很简洁，无任何线条，仅用健美的肢体来表现。菩萨造像有的装饰极简；有的则周身披金佩玉，长裙、披帛折线多变，飘逸自然。这些均充分显示出当时雕刻技法的精细和高超。

更为珍贵的是，这批佛教造像大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彩绘的颜色有朱砂、宝蓝、赭石、孔雀绿、黑、白等天然矿物质颜料。北齐时期的部分佛造像的袈裟上，甚至清晰地保留有各种颜色绘制的人物故事画面，即“法界人中像”，这部分北齐时期的“法界人中像”，是这次清理出土的极品。造像的贴金主要为佛像皮肤裸露部分。另外，菩萨像、供养人像、飞天、火焰纹、龙体、莲花等也有部分贴金装饰，其中有几件造像的贴金至今乃保存完整，实属少见。



图五 背屏式佛三尊造像